

岁月留影

换了办公室后，眼前豁然亮堂起来，原本被遮挡的视线可御风而行，一马平川，直抵词人说的“平芜尽处、春山之外”。

原先我办公室所在的教学楼，是一幢日字形的建筑，从我所在的窗口向外望，正前方和左右两边都是墙面，虽然高楼林立的间隙形成了一方天井，也栽着些绿植，终究数量有限，时日久了，难免觉着色彩单调，空间逼仄。如今搬进了坐北朝南的新大楼，视野开阔，凭栏临窗，天光云影，树梢屋脊，抑或是远处路上行走的人们，都有可能成为目光捕捉的焦点。可以肆意远眺，也可安静俯视，休息之余可以没有一丝浮躁打断天马行空的思维。

窗口的左侧是原先高大的教学楼，不时有朗朗书声传来，右侧靠着小区，密密的居民楼与长天共一色。热闹

的是正南方向，一条穿城而过的不知名的小河横卧在窗口下，静水深流，普利万物而不争。沿小河往南是层层叠叠的绿色，不同品种的树争先恐后地摇曳生姿，唯恐错过这一夏最后的热情。最招摇的是一字排开的夹竹桃，正蘸水而开，花事纷纭；然后依次是数株碧玉妆成的垂柳，两行叶色有些斑驳的樟树。再往南是只闻人声不见人影的操场，被一些银杏和错落有致的杉木密密包围着。操场原本是红色的跑道围着绿色的足球场，拍成相片也很好看，此时隐身于森林般挺立的丛丛浓荫中，像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“处，去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已是九月了，然而暑气未消，秋色也迟迟未能尽染层林，不过时节的替换是永恒不变的，我看着窗外，漫不经心地聆听着大自然的深奥，参与这场悄无声

窗口

陈文华

息的秋的狙击。

眼前不时有鸟飞过，尾翼展开时有漂亮的白色，比麻雀大，还常常旁若无人地高歌一曲，这热闹的歌声让我的视线瞬间抵达了很久以前的某次远眺。三十多年前，我还是个初三的学生，记忆中学业逐渐繁重。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李海根老师，副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张德林老师，他们堪称最佳拍档，一个认真负责、严谨治学，一个博学多才、幽默诙谐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全班同学都是两位老师的超级“粉丝”。他们建议学生下课后多看看窗外，以放松眼睛、调节疲惫的状态。那时，我们的教室在4楼，窗外就是连绵的农田，大家逐渐喜欢上了站在窗边聊天背书，很有些指点江山的味道。

忘记了是哪个下午，我也如现在般临窗而立，看窗外秋色澄澈，阳光灿

烂，一望无际的稻田随风起伏，不时有很大的鸟儿鸣叫着突然掠过天际，如此清晰、生动、鲜活，仿佛梵高的油画，缓缓驱散了我的茫然和空洞。那时没有补课，没有生涯规划，家长也不紧盯着成绩册。我们不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早熟而忙碌，很多时候，对于中考，对于未来，我们只是被动地随波逐流。我至今犹深受震撼，那大片大片活力四射的金黄色，毫无理由地在刹那间填满了我的视线，进而长驱直入心海并从此盘踞下来，在时间的过滤机里从容沉淀，被完好地收藏，许多年来无人问津。直到此时和着偶遇的鸟鸣声，又突然重现，像珍贵的出土文物一样在我记忆中炸开，直至光芒万丈，并无端引出了一段与时光有关的、看似深刻实则浅薄的碎思。

“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

外。”现代城市里当然没有青草繁茂的原野，也没有原野尽头的隐隐重山，极目处除了楼群就属行人。然而陌上游子和楼头思妇，有多少人能站成桥上的风景，装饰别人的梦？无数次当我们站在时间的窗口，眼里的风景曾经是别人诗意的劳作，也终将成为别人的失去，而我们这一刻在看风景，下一刻却不知在哪一扇窗后？也许，人生就是从一扇窗到另一扇窗的变迁吧。

一切的起承转合，最后都会被时间合理地碾碎，许多曾自以为是的奔波奋斗，触动感官的春花秋月，其实不过是季节的又一次纯粹轮回。多年前，我曾回过学校，校名改了，教我们的老师早已退休，新校园非常漂亮，我们教室窗外那涌动的稻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在我心里，她们始终保持着最初唯美的容颜，一直都在。

用乡愁诠释文化自信

顾崑涛

1984年10月18日，已经97岁的嘉定籍外交家顾维钧，在美国的寓所里写下两句诗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当时他眼中的月亮，亦是他记忆中家乡的月亮。

乡愁，对于嘉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是静谧远长的练祁河水，还是人来人往的州桥老街，抑或是金沙河畔倒映出的斜阳……嘉定，这座八百年的老城，留下的不仅是陈旧的遗迹，更是那些金戈铁马、刚毅不屈的民族脊梁。

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了《嘉定文化丛书》，其中一本书名为《曙城春秋—嘉定史话》，深深打动了我，令我伴随着文字的起伏，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。该书作者是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，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挖掘、保护嘉定的地方史殚精竭虑。撰写此书时，他已经年逾七旬，因长期操劳导致身体不适，甚至到了不能握笔的程度，却终是一字一句完成了全书，只期笔有千秋业让更多人知晓嘉定的历史。

该书撷取了嘉定历史上24个重要时刻，文风流畅，不疾不徐，如一碗清茶，多少百舸争流、鼓角争鸣的桥段，竟也被调和得委婉动听。书起嘉定成县、科举教化，如丝竹管弦之声般悠扬；中篇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明代抗倭、嘉定三屠的故事，荡气回肠；尾部又叙述了淞沪抗战、嘉定解放的历史时刻，大有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之感。

尽管嘉定素来以文风昌盛而闻

名。但于光远却说：“嘉定是一座骨头最硬的城市，这里的人威武不屈。”事实也恰是如此，或如侯桐曾、黄淳耀般城破而殉国，或如吕奎游击战智斗日寇，在民族大义上，嘉定从来未曾有过任何妥协。这座城市的人，更是将出将入相、剑胆琴心刻画得淋漓尽致，塑造出了中国传统爱国文人的形象。

嘉定的故事，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缩影；嘉定的乡愁，是回荡在历史中的浩然正气。“于人口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”读懂了这些，也就理解了顾维钧何以在期颐之年，仍然心系故乡。

乡愁能带给我们的，不仅是对家乡的回忆，更是精神力量的传承，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自信。五千年的历史，给了我们足够的沉淀，通过文化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精神。盛唐时，我们从不自吝将文化、技术分享给来自日本、大食、波斯的留学生；明初时，郑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，将文化交流遍及亚非大陆；只嘉定一隅，明清两代便有3位状元、192名进士，钱大昕、王鸣盛所开创的“乾嘉学派”，更是对后世的国学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
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。守住了我们的乡愁，就是守住了精神家园。中国的文明从来没有式微，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多，我们向世界输出的，也不再是产品和技术。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，让中华文明惠及世界，这才是文化自信最好的诠释。

秋光里的扁豆香

王蕙利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这本是郑板桥失意时手书的一条联语，却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满腹才情，以及对大自然永恒之美由衷的赞誉，使得年年被人们在秋风中念起。

如果说一轮接一轮的扁豆开花过程，给人一种战斗不止的男人形象。那扁豆结实，就好比是一个女子的成长史——原本青涩细骨的它们，渐渐长大了，面相越来越壮硕，骨骼也越来越庞大，像能挑起家庭的重担似的。

扁豆，是过去农家餐桌上的秋季主打菜。年幼时的我，常在祖母临做饭时，被指派到菜园里摘扁豆。挎着竹篮，踮起脚尖，一手扒开浓密的豆叶，一手伸长了去采那肥大的豆荚。由于扁豆都是成串长的，不多时便可采上满满一篮。

半是文人风雅、半是人间烟火的扁豆，可炒、可烧、可拌。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取现采扁豆，用肉汤炒之，去肉存豆。单炒者油重为佳。

以肥软为贵。毛糙而瘦薄者，瘠土所生，不可食。”我也喜欢扁豆烧肉，但并非随园老人所说“去肉存豆”，而是肉豆合烹，且最好用扁豆干。印象中，每年此时，祖母会挑选个大肉厚的扁豆，撕筋焯水后铺在竹匾里，让它们接受秋阳的爱抚，直至其晒成干瘪金黄，像刨花一般既轻又薄时，再将它们装在网兜里挂于廊下。等到天寒地冻的冬天，菜少时取出一把扁豆干，与肉同烹。

祖母料理此菜时，都是先烧肉块，而后放入用温水泡软的扁豆干，继续焖至豆肉相处融洽。揭开锅盖那一刹那，满屋子香气直窜。一碗扁豆干烧肉，肉肥而不腻，豆则吸足了油香，食来韧且耐嚼，不仅有扁豆风味，还平添了一种干菜香，比肉更受欢迎。记得过去每吃这菜，争抢扁豆干便成了我们兄妹的一大乐事。至今念及，那豆香似乎犹在唇齿间缭绕，快乐仍在思绪里蹦跳。



呵护 周文静 摄

随想录

去乡村望秋

宫风华

秋光浩荡，聆听中阮演奏家刘星的专辑《远去的村庄》，心里如同洒进一抹清远的月色，乡愁汨汨流淌。村庄如流萤一样，在浩渺的夜空中闪烁，让内心一片波光潋滟。

栖居南方城市，远离淳朴古典的诗意田园。午夜梦回，秋意袭人，格外怀想纯净的村庄、淳朴的风情、恬淡的日子。

秋天的村庄，像一只敞口的玻璃器皿，蓄满了纯净的月光，玲珑剔透，温润如玉。清冷的月光勾勒出房屋的轮廓，如清简的素描。秋月闪烁着母性的光辉，抚慰着饱经忧患的村民。浸泡在清澄的月光里，人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而充盈、细腻而清纯。

炊烟如植物的根系，缠绕虬结，上面爬满丰满的乡愁。秋风，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。秋阳下的光晕，有一种蛋糕般的柔软和绵香。户窗外，秋水清冽，灵动而委婉，祥和而静谧。心中充盈一泓秋水，感悟沧桑荣辱。榆柳荫檐，黄发垂髫，水映脊墙，民风清淑。河流港汊里，总能见到渔民划着渔船，捕鱼捞虾，天地任逍遥。

葳蕤的柿树下，年迈的祖母坐在门槛前，哼着古老的歌谣。邻家阿香插

一朵木槿花于鬓间，似白鸽一样翩跹。不远处蹦跳着一只小花狗，搅乱一地明晃晃的秋阳。更远处，还有小木船染一身水绿，泊在菰蒲浅岸，泊在一阙婉约宋词里，泊在松尾芭蕉的俳句里。

从诗经里走来的窈窕村姑，唱着曲调婉转的歌谣，从巨蟒般的苇荡里撑出一叶扁舟，柳条儿一般轻盈。竹篙点水，轻舟如箭，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。她们娴熟地采摘红菱和芡实，不一会，木桶里就堆成了小山。一行大雁飞过，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。

鱼塘边，小屋简陋，柴门虚掩，老翁老妪低头剥着玉米，周身镶一层锦，如远古的雕塑。水塘里，菱角碧绿生烟，河鲜泼刺有声，给人以空阔澄明的静穆之感。塘水幽蓝，令人想起瑞士少女峰下鲜活多彩的布里恩茨湖，花开如茶，映水而放，玄远而飘逸。几片梧桐叶被风推动着，娉婷袅袅，蝴蝶般飞舞。疏朗的草木，缠绕的藤萝，丛生的枝叶，盛满了清芬与浪漫。

村头小桥，夕照凝脂，流水娇柔，灰瓦土墙，随意穿插，沉淀着古意扑人衣袂，令人恍如走进王维“漱流复濯足，前对钓鱼翁”的闲逸里。

秋天的黄昏凄美无言。村庄是一

只灰黑香炉，炊烟是村民对上苍对土地最虔诚的叩拜。夕阳是一枚熟透的桔，是一袭妙不可言的梦。身处其境，没有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惆怅，没有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苍凉，却有“斜光照墟落，穷巷牛羊归”的宁静和恬适。

乡村秋夜，飘悠的虫鸣，细碎而甜美，将落寞的夜，喧嚣得如夏天一般热情洋溢。清风明月，蛙鼓虫鸣，青苇似的女人坐在月光毡子上，纳鞋底、织线衣、结渔网，编织着平和宁静的生活。

秋天慷慨而奢靡，大片水彩任意挥霍，恣意婆娑。身处市廛，常常缅怀“鸡栖于埭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”的故土田园，二三布衣，瓜棚豆架，浅酌对弈，莳弄园蔬，清浅度时光。

秋意如丝绸包裹村庄，远看像一幅清简的素描，黑白灰的色调里凝聚着恒远的乡土情感。

去乡村望秋，凝望村庄里所有的欢乐和忧伤，乡愁炊烟一样袅袅娜娜，河水一样蜿蜒绵长。想象自己站在蒿草摇曳的圩堤上远眺，走出喧嚣和浮躁，局促和狭隘，享受眼前的清风明月，耳畔的乡音土韵，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